

論漢代的內朝與外朝

勞 幹

中國官制有系統的機構，據現在可以知道的，祇有到漢代纔最完備。漢代以前當然在各期也會有他自己的系統，但現在祇有零星的官名存下來。從現在不完全的材料看來，當時的整個系統是無法復原的。周禮一書雖然有不少寶貴的材料，不幸的是早已被人增添修改作成了一部建國計畫，這書祇能代表『一家之言』而不能算某一代的官制實錄。加以始皇焚書，六國史記盡從毀滅，祇能知道從秦制因襲下來的漢制，再遠便很難推定了。

漢代官制的組織，分爲中都官及郡國官，凡在京師的都屬於中都官，凡在外郡和諸侯王國的都算郡國官。其屬於邊郡的武職及西域的官都算做邊官。中都官郡國官和邊官可互相轉調；中都官，郡國官的分別祇在職務上，其遷轉的限制不似後代的嚴。

中都官又分爲內朝和外朝，漢書劉輔傳云：

於是中朝左將軍辛慶忌，右將軍廉褒，光祿勳師丹，太中大夫谷永俱上書。

注，孟康曰：

中朝，內朝也。大司馬，左右前後將軍，侍中，常侍，散騎，諸吏，爲中朝，丞相以下至六百石爲外朝也。

劉奉世漢書刊誤曰：

案文則丹永皆中朝臣也。蓋時爲給事中，侍中，諸吏之類。

錢大昕三史拾遺曰：

漢書稱中朝漢官或稱中朝者，其文非一。惟孟康此注，最爲分明。蕭望之傳：

『詔遣中朝大司馬車騎將軍韓增，諸吏富平侯張延壽，光祿勳楊惲，太僕戴長樂，問望之計策。』王嘉傳：『事下將軍中朝者，光祿大夫孔光，左將軍

公孫祿，右將軍王安，光祿勳馬宮，光祿大夫龔勝（龔勝傳又有司隸校尉鮑宣）。』光祿大夫非內朝官，而孔光與議者，加給事中故也。此傳太中大夫谷永亦以給事中故得與朝者之列，則給事中亦中朝官，孟康所舉不無遺漏矣。光祿勳掌宮殿掖門戶，在九卿中最為親近，昭宣以後，張安世，蕭望之，馮奉世，皆以列將軍兼光祿勳，而楊惲為光祿勳亦加諸吏，故其與孫會宗書自稱與聞政事也。然中外朝之分，漢初蓋未之有，武帝始以嚴助主父偃輩入直承明，與參謀議，而其秩尚卑。衛青霍去病雖貴幸，亦未干丞相御史職事。至昭宣之世，大將軍權兼中外，又置前後左右將軍，在內朝預聞政事。而由庶僚加侍中給事中者，皆自託為腹心之臣矣。此西京朝局之變，史家未明言之，讀者可推驗而得也。

按中國自有史以來皆屬君主專制政體，全國的所有官吏都祇對君主負責。君主是政治上最後的威權所在。在這種政治組織之下，決不會有比較永久的法治可說。漢代經常的政治設施是由丞相來管，但天子不一定常常和丞相接近的，例行的政事雖然從丞相和九卿及郡國官吏聯絡，國家大計的決定卻常常另有一般人替天子策畫。等到國家大計決定好了，再來交給丞相照辦。所以漢代政治的源泉往往不由於丞相而由另外一般人，這就是所謂『內朝』。『內朝』的起原或由於軍事的處置不是德業雍容的宰相所能勝任，因此將大計交給另外的人，但內朝和外朝既有分別，漸漸的在非軍事時期也常常有天子的近臣來奪宰相之權，因此宰相便祇成了一個奉命執行的機關了。

漢代的政治是以武帝為轉捩點，內朝外朝的分別便是在武帝時代形成的。在漢的前代，秦的宰相是掌實權的。秦始皇帝雖然權石量書，親理庶政，但綜天下的政治的，還是丞相。趙高在二世時當政，本為變例，但因為丞相綜理政務，所以他還要加上一個『中丞相』的名義。到了漢代初年，漢高帝顯然將天下的政事信託給蕭何掌管。孝惠時曹參為相，仍然受領着天下的政治。在漢書曹參傳說得很明白：

參代何為相國，舉事無所變更，壹遵何之約束。擇郡國吏長大，訥於文辭，謹厚長者，即召除為丞相史。吏言文刻深，欲務聲名者，輒斥去之。……惠帝怪丞相不治事，以為『豈少朕與？』……參免冠謝曰：『陛下自察聖武執

與高皇帝？』上曰：『朕乃敢望先帝。』參曰：『陛下觀參孰與蕭何賢？』

上曰：『君似不及也。』參曰：『陛下之言是也，且高皇帝蕭何定天下，法令既具，陛下垂拱，參等守職，遵而勿失，不亦可乎？』

從這一節看來，在惠帝時期，除天子和丞相以外，在君主和丞相之間，並無可以干預政事的人。自然也就無所謂『內朝』。到了文帝時候，也可以看出天子和丞相的關係，漢書陳平傳：

上益明習國家事，朝而問右丞相勃曰：『天下一歲決獄幾何？』勃謝不知。問：『天下錢穀一歲出入幾何？』勃又謝不知。汗出洽背，媿不能對。上以問左丞相平，平曰：『各有主者。』上曰：『主者爲誰乎？』平曰：『陛下卽問決獄，責廷尉，問錢穀責治粟內史。』上曰：『苟各有主者，而君所主何事也？』平謝曰：『主臣！陛下不知其駑下，使待罪宰相，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遂萬物之宜，內填撫四夷諸侯，內親附百姓，使卿大夫各遂其職也。』

這一段對於天子和宰相的關係也可以明顯的看出來。在這一個時候，天下的大計是決於丞相。所以天子對於國事是詢問丞相而不是在丞相以外還有一些人。陳平以後是張敖，無大改革。其後申屠嘉爲相，尙能折辱文帝的幸臣鄧通。到景帝時鼂錯始以內史貴幸用事，景帝用鼂錯議侵削諸侯，『丞相嘉自紕，所言不用』，後竟因爲此事歐血而死。但申屠嘉和鼂錯的爭執，還是在朝廷大議之中，並非在朝廷中另外有一個『內朝』的組織。甚至於申屠嘉爲宗廟事還說：『吾悔不先斬錯，乃請之，爲錯所賣。』可見丞相遇必要時還有斬有罪大臣之權，也可見丞相的政治地位了。

武帝時的丞相有衛綰，竇嬰，許昌，田蚡，薛澤，公孫弘，李蔡，莊青翟，趙周，石慶，公孫賀，劉屈氂，田千秋。就中以田蚡最稱信任，漢書田蚡傳曰：『當時丞相入奏事，語移日，所言皆聽。薦人或起家至二千石，權移主上。上迺曰：「君除吏盡未？吾亦欲除吏。」』在這種狀況之下，君臣之間自然便要生出疑忌，所以漢書田蚡傳又說：『後淮南王謀反，覺。始安入朝時，蚡爲太尉，迎安霸上。謂安曰：「上未有太子，大王最賢，高帝孫；卽宮車宴駕，非大王尙誰立哉？」』淮南王大喜，厚遺金錢財物。上自嬰（竇嬰）夫（灌夫）事不直蚡，特爲太后故，及問淮南

事，上曰：「使武安侯在者，族矣。」』從此可見武帝對於田蚡，君臣之間是不甚相得的，竇嬰和淮南王兩件事，祇是最後的原因而已。田蚡以後，薛澤，公孫弘之流爲相，不過取其雍容儒雅，朝廷事是不由丞相的。漢書張湯傳：『湯每朝，奏事語國家用日旰，天子忘食，丞相取充位，天下事皆決湯。』萬石君傳：『是時漢方南誅兩越，東擊朝鮮，北逐匈奴，西伐大宛，中國多事。天子巡狩海內，修古神祠，封禪興禮樂，公家用少。桑弘羊等致利，王溫舒之屬峻法，兒寬等推文學，九卿更進用事，事不決於慶，慶醇謹而已。』這是很顯然的。國家最高的統治權在天子，『脫卽國家』，宰相祇對天子負責，天子願意委託宰相，宰相便有權，天子不願意委託宰相，宰相便沒有權。漢書杜周傳杜周說：『三尺安出哉？前主所是，著爲律；後主所是，疏爲令。當時爲是，何古之法乎？』杜周這幾句話依照法理的解釋，的確不錯。天子本身就是國家的最高立法機關，當然天子的意志便是法律，無所謂不對。

不過就此時的情況說來，還是『九卿更進用事』，九卿在後來仍屬外朝，此事雖然影響到丞相的失勢，但和中朝外朝的分別，還不能說便是一回事。中朝的起源是見於漢書嚴助傳說：

擢助爲中大夫。後得朱買臣，吾丘壽王，司馬相如，主父偃，徐樂，嚴安，東方朔，枚臯，膠倉，終軍，嚴葱等並在左右。是時征伐四夷，開置邊郡，軍旅數發。內改制度，朝廷多事。婁舉賢良文學，公孫弘起徒步至丞相。開東閣，延賢人，與謀議。朝覲奏事，因言國家便宜。上令助等與大臣辨論，中外相應以義理之文，大臣數詘。

注，師古曰：

中謂天子之賓客，若嚴助之輩也。外謂公卿大夫也。

在這裏很可以看出來，便是武帝時因爲國家多事，天子除去任用大臣之外，又添了不少的賓客。這一般在政府的組織上，本來是沒有地位的。但因爲天子是法制的最後源泉，既然天子要這樣做，政府組織自然也必須隨着天子的意思改動。這便是漢代內朝與外朝分別的起原。漢書司馬遷傳報任安書：『卿者，僕亦嘗廁下大夫之列，陪外廷末議』所謂『外廷』也就是『外朝』，可見在武帝時候不惟有此事實，

而且有此稱謂了。

漢書劉輔傳注引孟康曰：『中朝，內朝也；大司馬，前後左右將軍，侍中，常侍，散騎，諸吏，爲中朝。丞相以下至六百石爲外朝，』這其中的中朝官實在還可分作兩類；大司馬，左右前後將軍爲一類；侍中，常侍，散騎諸吏爲另一類。後一類自武帝時已經是天子左右的親近臣僚。前一類的武職是自霍光秉政以後纔成爲當朝的機要官職。武帝時天子的賓客，大都是掛着侍中頭銜與政的。但武帝時的將軍都是領兵出征，並不參與朝廷政治。甚至衛青和霍去病並爲將軍，加大司馬，親信無人可以比擬，但他們也都從來不過問國家的大計。到霍光纔用大司馬大將軍的名義當政，權力在宰相以上；從此將軍屬於中朝了。大司馬漢代是不輕易給人的，除去霍禹嗣霍光爲大司馬，後來因爲謀反被誅以外，祇有宣帝特以張安世，哀帝特以董賢爲大司馬；其餘作大司馬的，大都屬於外戚了，

內朝官屬於近臣一類的，除去孟康說的還應當有左右曹，給事中，尙書，計爲：

1. 侍中。
2. 左右曹。
3. 諸吏。
4. 散騎。
5. 常侍。
6. 給事中。
7. 尙書，

在這幾種之中又可以分爲三類；據漢書百官表云：

侍中，左右曹，諸吏，散騎，中常侍，皆加官。所加或列侯，將軍，卿大夫，將，都尉，尙書，太醫，太官令，至郎中。亡員，多至數十人。侍中，中常侍得入禁中。諸曹受尙書事。諸吏得舉法。散騎並乘輿車。給事中亦加官，所加或博士，議郎，掌顧問應對，位次中常侍。中黃門有給事黃門，位從將大夫，皆秦制。

從上文看出來可分爲以下各類：

第一類 得入禁中的，有侍中和中常侍。

第二類 天子的親近執事之官，有左右曹和散騎。

第三類 掌顧問應對的，有給事中，

以上都是天子的近臣，並且多是加官的。其不是加官，本職就是天子的近臣，職務和第三類接近的，便是尚書。

總括以上的三類，統屬於天子的近臣，因為接近天子，結果將宰相的權侵奪了去。所以這些官職以官階而論原來不算很大。但在政治上的地位卻無與比倫了。現在再對於各官依次分述一下：

(甲)侍中

據漢書朱買臣傳說：『拜買臣爲中大夫，與嚴助俱侍中。』可見侍中的名稱實是加到中大夫上面的，侍中並非本官的名稱。當時在武帝元朔年間，和這同時的，有『去病（霍去病）以皇后姊子年十八侍中。』（漢書本傳）按衛皇后以元光五年立，大抵也應在元朔時。此外便是漢書霍去病傳的『荀甌以御見侍中』。據鹽鐵論，桑弘羊十五爲侍中，也應當是武帝初年的事。

關於侍中的職事，有下列的記載：

漢舊儀：侍中，無員。或列侯，將軍，衛尉，光祿大夫，侍郎，爲之。得舉非法，白請，及出省戶休沐，往來過直事。

漢舊儀：侍中左右近臣，見皇后如見帝；見婕妤，行則對壁，坐則伏茵。太平御覽職官部引漢官儀：侍中周官也。侍中金蟬左貂，金取堅剛，百鍊不耗；蟬居高食潔，目在腋下；貂內勁悍而外溫潤，貂蟬不見傳記者，因物論義。予覽戰國策乃知趙武靈王胡服也；其後秦破趙，得其冠以賜侍中。高祖滅秦亦復如之。孝桓末侍中皇權參乘，問貂蟬何法，不知其說：復問地震，云不爲災，左遷議郎，侍中便蕃左右，與帝升降。切問（據書鈔）近對，拾遺補闕莫密於茲。

續漢書百官志：『侍中秩比二千石』（劉昭注曰：『漢官秩云：「千石」，周禮太僕子寶注曰：「若漢侍中」。』）本注曰：『無員，掌侍左右，贊導衆事，顧問應對；法駕出，則多識者一人參乘，餘皆騎在車後。本有僕射一人，中興轉爲祭酒，或置或否。』

續漢書百官志注引蔡質漢儀曰：侍中常伯選舊儒高德，博學淵懿，仰瞻俯視，切問近對，喻旨公卿，上殿稱制，參乘佩璽秉見。員本八人，舊在尚書令僕射下，尚書上。今官入禁中，更在尚書下。司隸校尉見侍中，執板揖，河南尹亦如之。又侍中舊與中官俱止禁中，武帝時侍中莽何羅挾刃謀逆，由是侍中出禁外，有事乃入，畢即出。王莽秉政，侍中復入，與中官共止。章帝元和中，侍中郭舉與後宮通，拔刀驚上，舉伏誅，侍中由是復出外。
後漢書獻帝紀引漢官儀：侍中左蟬右貂。本秦丞相史，往來殿中，故謂之侍中。分掌乘輿御物，下至褻器虎子之屬。武帝時孔安國爲侍中，以其儒者，特聽掌御唾壺，朝廷榮之。

按此節不經，當爲淺人妄增，章懷誤引耳。乘輿御物乃少府所掌，不由侍中，據續漢書百官志云：『少府掌中服御諸物衣服，寶貨，珍膳之屬。』是乘輿御物明由少府掌之也。其少府屬官，如，『太醫令，諸掌醫』，『太官令，掌御飲食』，『守官令，主御紙筆墨，及尚書財用諸物及封泥』，而宦者尙有：『掖庭令，掌後宮』，『永巷令，典官婢侍使』，『御府令，典官婢作中衣服及補浣之屬』，是乘輿御物於少府屬官之中，各有主者，固不煩侍中爲之。況侍中在武帝時本以加於郡大夫之親近者，其人多爲文學材力之臣，與少府無涉；東漢改屬少府，然以儒者爲之，其職尤尊；安得前漢侍中途與少府事乎？抑乘輿御物可掌者多矣，筆札飲膳之屬無一不可掌，豈侍中必褻器虎子之屬始得而掌，偶得掌御唾壺，朝廷始以爲榮乎？況武帝時之爲侍中者，嚴助，朱買臣，皆從容謀議，爲天子賓客；霍去病以親戚貴幸；荀彘上官桀俱以材武；皆不必司褻器爲宦者之事也。宮中豈少人，何至使之一皆司褻器乎？至於孔安國亦未嘗爲侍中。史記孔子世家云：『安國爲今皇帝博士，至臨淮太守，蚤卒。』未言爲侍中之事。漢書儒林傳言『安國爲諫大夫』亦未言爲侍中。然漢書所言安國事尙有未可遽信者，即令漢書可信，漢書言安國之古文尚書久未得立於學官；若安國誠得爲侍中，且暮見天子，則其古文不必待至巫蠱時始上矣。按晉武帝時會稽孔安國曾爲侍中，唾壺事或從此而訛，以致混兩孔安國爲一人。又其前『本秦丞相史，往來殿中，故謂之侍中』亦誤以御史之來源爲侍中之來源。詳漢官儀此文自『本秦丞相史』起至『朝廷榮之』止，無一語不誤，應仲遠通達古今，料不至此。此必六朝漢官儀卷子中，淺人或加旁注，鈔胥者誤爲正文，遂爲李賢所據，俗語不實，流爲丹青，此之謂也。

同上：至東京時屬少府亦無員。駕出則一人負傳國璽，操斬蛇劍參乘。與中官俱止禁中。

北堂書鈔設官部引漢官儀：漢成帝取明經者充爲侍中，使辟百官公卿參議可正，止殿行則負璽，舊高取一人爲僕射，後改爲祭酒。

初學記職官部引漢官儀：史丹爲侍中，元帝寢疾，丹以親密近臣得侍疾，候上獨寢時，丹直入臥內，頓首伏青蒲上。

文選陳太丘碑注引漢官儀：侍中周官號曰常伯，選於諸伯，言其道德可常尊也。

文選東京賦注，藉田賦注，安陸王碑注引漢官儀：侍中，周成王常伯任侍中，殿下稱制，出卽陪乘，佩璽抱劍。

初學記職官部引漢官儀：侍中冠武弁大冠，亦曰惠文冠，加金璫附蟬爲文，貂尾爲飾，謂之貂蟬。

通典職官部引漢官儀：漢官表曰，凡侍中，左右曹，諸吏，散騎，中常侍，皆加官也，

北堂書鈔設官部引漢官儀：漢因秦置侍中舍人。

按漢書周勃傳：「以舍人從高帝，常參乘」，然武帝以後常以侍中參乘，是高帝時以舍人任侍中事也。

從以上各則看來，侍中在天子近臣之中，要算最爲尊顯的。在天子平時生活之中，除去游宴後宮以外，通常是侍中在左右，贊導一切諸事。天子出外也選侍中的見聞較廣的，來準備着天子的隨時詢問。遇見朝會的時候，侍中也要接着天子的委託，質問公卿，或對公卿傳話。所以侍中對於政治上的地位，非常重要。因此侍中的選任也往往是和天子有特殊關係的。

兩漢書中所見的侍中，現在再列舉如下：

盧綰，以客從，入漢爲將軍，常侍中。

衛青爲建章監，侍中。

霍去病以皇后姊子侍中。

朱買臣與嚴助俱以中大夫侍中。

荀爽以御見侍中。

李陵少爲侍中建章監，使將八百騎深入匈奴，拜爲騎都尉。

留侯子張辟疆爲侍中，年十五。

何並傳，邛成太后外家王氏貴，而侍中王林卿通輕俠。

上官桀，以未央廄令，親近，爲侍中。擢爲太僕，受遺詔，輔政。

王商父武，武父無故，（以宣帝舅封列侯。）商擢爲侍中，中郎將。元帝時至右將軍，光祿大夫。

史高以外屬舊恩爲侍中。

史丹，自元帝爲太子，丹以父高任爲中庶子，侍從十餘年，元帝卽位，爲駙馬都尉，侍中，出常驂乘。

史丹九男以丹任並爲侍中，諸曹，親近常在左右。

師丹爲少府，光祿勳，侍中。

房鳳以五官中郎將爲侍中。

王龔以光祿勳爲侍中。

劉歆以奉車都尉爲侍中，又以中壘校尉爲侍中，光祿大夫。

淳于長以水衡都尉爲侍中。

馮遂以郎召欲以爲侍中，復罷。（石顯傳）

董賢以駙馬都尉爲侍中。

韓增爲郎，諸曹，侍中，光祿大夫。

張安世子千秋，延壽，彭祖，俱爲中郎將，侍中。

張放爲侍中，中郎將，監平樂屯兵，左遷北地都尉。復徵入侍中，太后以放爲言，出放爲天水屬國都尉。復徵爲侍中，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

張安世傳，自宣元以來，爲侍中，中常侍，諸曹，散騎，列校尉者，八十餘人。

吾丘壽王中郎將侍中，復徵光祿大夫侍中。

霍光以郎稍選諸曹侍中。

衛尉王莽子忽侍中。（霍光傳。）

霍山奉車都尉侍中，領胡越兵。

金日磾以黃門馬監遷侍中，鮒馬都尉。

金日磾兩子賞，建俱侍中，賞爲奉車都尉，建鮒馬都尉。

金安上少爲侍中，至建章衛尉。

金敞爲騎都尉，侍中。

金敞子涉本爲左曹，詔拜侍中，成帝時爲侍中騎都尉。

金涉兩子，湯，融，皆侍中，諸曹，將，大夫。

金欽，光祿大夫，侍中。

侍中樂成侯許延壽拜強弩將軍。（趙充國傳。）

于定國子永以父任爲侍中，中郎將。

灌夫傳，夫家居，卿相侍中賓客益衰。

以上見漢書。

臧宮，偏將軍，侍中，騎都尉，輔威將軍。

來歷，以公主子爲侍中，監羽林右騎，遷射聲校尉。

鄧藩，尙顯宗女平臯長公主爲侍中。

鄧康，越騎校尉，侍中，太僕。

鄧弘，鄧閭，侍中。

寇榮，爲侍中，誅廢。

耿承，襲公主爵爲林慮侯，侍中。

邳彤，以故少府爲侍中

傅俊，偏將軍，侍中，積弩將軍。

馬武，振武將軍，侍中，騎都尉。

竇憲，以郎稍遷侍中，虎賁中郎將。

竇景，瓌皆侍中，奉車鮒馬都尉。

馬康以黃門郎爲侍中。

卓茂，更始以爲侍中祭酒。

魯恭以魯詩博士拜侍中，遷樂安相，又爲議郎拜侍中，遷光祿勳。

張酺以侍郎爲侍中虎賁中郎將，

爰延，徵博士，舉賢良，再遷爲侍中。

延篤，拜議郎，稍遷侍中。

歐陽地餘，以侍中爲少府。

魯丕，以中散大夫遷侍中，免，復爲侍中左中郎將。

劉寬，以太中大夫遷侍中，轉屯騎校尉。

伏無忌，侍中，屯騎校尉。

宋弘，以侍中爲王莽時共工。

蔡茂，哀平間以儒學顯，拜議郎，遷侍中，自免。

宣秉，隱居不仕，更始徵爲侍中，建武元年拜御史中丞。

承宮，以左中郎將拜侍中。

趙典，四府表薦，徵拜議郎，再遷侍中，出爲宏農太守。

趙謙，以故京兆郡丞，獻帝時遷爲侍中，司空。

蘇竟，以趙郡太守拜侍中。

楊厚，以議郎三遷爲侍中。

陰識，以關都尉爲侍中，守執金吾。

陰興，以守期門僕射遷侍中，拜衛尉，領侍中，受顧命。

馮魴子柱，侍中；柱子石，侍中，稍遷衛尉。

鄭弘，以平原相拜侍中，代鄭衆爲大司農。

梁安國，以嗣侯爲侍中，有罪免。

梁商，以黃門侍郎遷侍中，屯騎校尉。

梁冀，初爲黃門侍郎，轉侍中，虎賁中郎將。

曹充（曹褒父），持慶氏禮爲博士，拜侍中，曹褒，以河內太守徵爲侍中。

賈逵，以左中郎將爲侍中，內備帷幄，兼領祕書。

司馬均，位至侍中（賈逵傳）。

桓郁，以郎稍遷侍中，監虎賁中郎將。

桓焉，以郎三遷爲侍中，步兵校尉。

丁鴻，襲父爵，拜侍中，兼射聲校尉少府。

以上見後漢書。

所以侍中在西漢時是加官，到東漢便有專任尙書的，侍中僕射到東漢改爲侍中祭酒，然而這種官職自更始時已經有了。因此，侍中的專任可能是更始時開始的。至於侍中的人選方面，東漢和西漢也不盡同；在西漢的侍中大都屬於以下的各種人。

一、皇帝的舊友；如盧綰。不過當時有無侍中一職名稱，尙有問題。

二、皇帝的外戚；如衛青，霍去病，史高，史丹。

三、皇帝的佞幸；如淳于長，董賢。

四、文學侍從之臣；如嚴助，朱買臣，吾丘壽王。

五、材武之士，如荀彘，上官桀。

六、功臣子弟，如張安世，金日磾諸家子弟。

七、重臣及儒臣，如師丹，劉歆，蔡茂。

在這七類之中，前六類作侍中的，都可以說是由於親信，到第七類便不然了，都是師儒重臣。但元成以前的侍中，祇有前六類，哀平以後纔有第七類。到東漢以後，凡佞幸，材武，以及文學侍從，都不再爲侍中，祇有外戚，功臣子弟，和重臣及儒臣三類了。所以侍中的演進，由親而尊，略可看出。

通典職官典云：

侍中，周公戒成王立政之篇，所云常伯，常任以爲左右，卽其任也。秦爲侍中本丞相史也，使五人往來殿內東廂奏事，故謂之侍中，漢侍中爲加官。凡侍中，左右曹，諸吏，散騎，中常侍，皆爲加官。所加或列侯，將軍，卿大夫，將，都尉，尙書，太醫官令。至郎中，多至數十人。侍中中常侍得入禁中，諸曹受尙書事，諸吏得舉非法。漢侍中冠武弁大冠，亦曰惠文冠，加金璫附蟬爲文，貂尾爲飾，便繫左右，與帝升降，舊用儒者，然貴子弟榮其觀好至乃襁抱受寵位，貝帶傅脂粉，綺襦紈袴，鵷鷖冠。（惠帝時侍中鵷鷖冠，貝帶，傅脂粉。張辟疆年十五，桑弘羊年十三，並爲侍中。）直侍左右，掌乘輿服物，下至虎子之屬。武帝時孔安國爲侍中，以其儒者，特聽掌御唾壺，朝廷榮之。本有僕射一人，後漢光武改僕射爲祭酒，或置或否。而又屬少府，掌贊導衆

事，顧問近對，喻旨公卿，上殿稱制，秉笏陪見。舊在尚書令僕射下，尚書上。司隸校尉見侍中，執板揖。舊與中官俱止禁中，因武帝侍中馬何羅挾刀謀逆，由是出禁外，有事乃召之，畢即出。王莽秉政，侍中復入，與中官止禁中。章帝元和，郭舉與後宮通，拔佩刀驚上，舉伏誅，侍中由是復出外，秦漢無定員（蔡質漢儀曰：「員本八人」。漢官曰：「無員，侍中舍有八區，論者因言員本八人。」）魏晉以來置四人，別加官者則非數。

這一段大都根據漢官諸書，排列的相當清晰，然而也有矛盾的地方。例如說『張辟疆年十五，桑弘羊年十三，並爲侍中』，張辟疆和桑弘羊非同時的人。又前說『秦爲侍中，本丞相史也，使五人往來殿內東廂奏事，故謂之侍中。』而後面卻說：『秦漢無定員』，彼此衝突。至於說『舊用儒者』，亦與事實不合。又說：『惠帝時侍中，鵠冠，貝帶傅脂粉』，是出於漢書佞幸傳：『漢興，佞幸寵臣，高祖時有籍孺，孝惠有閼孺，此兩人非有材能，但以婉媚貴幸。與上臥起，公卿皆因關說，故孝惠時郎侍中皆冠鵠冠，貝帶，傅脂粉，化閼籍之屬也』。佞幸傳所說的，是『郎侍中』，史記佞幸傳亦作『郎侍中』，究屬後來的侍中，抑或是侍中的郎官，尚有問題；通典先言儒者而後言佞幸，也與時代的先後不合。況荀彘和上官桀都是武帝的侍中，這般人祇能和武弁大冠相稱，再也不能鵠冠貝帶。也可證明通典的以偏概全了。

侍中任務的消長，和漢代政治的得失，關係相當重要。侍中是除此以外再無他官可以入宮禁的士人官吏。除去文景時代無爲而治的君主以外，例如武帝時代，光武時代，明帝章帝時代，以及王莽時代，都是宦官不以得志的時代。這便不能說不是天子親近侍中的結果。因爲天子無論如何賢明，他總要和人商量得失。大臣元老見天子時往往較爲嚴重，天子往往不能事事商量，因此事權便很容易到了近臣之手，近臣如無士人，便要歸到宦者了。此外，成帝至平帝，是外戚政治，侍中不入內無妨，東漢和帝以後是宦官威互相消長的局面，大體說來是天子年幼，母后專政的時期，總是外戚得勢；到天子年長，天子和外戚對立，結果是天子利用宦者的力量除掉外戚，宦官便得勢了，外戚的團體有許多，宦官的團體最後還是一個，長久的維持下去。爭競的結果，除非外戚篡位，最後的勝利，總在對於天子更爲親近的

宦官方面，侍中雖然有一個時期作成和天子親密的左右，但總是士人，對於後宮不便，終究代替不了宦官的作用。

(乙)其他內朝官

(左右曹・諸吏，散騎，中常侍，給事中。)

左右曹，也是屬於內朝的加官。漢書百官表稱做加官，已經在前面引證到了。漢舊儀中也有兩段如下：

左曹日上朝謁，秩二千石。

右曹日上朝謁，秩二千石。

所以左右曹也是天子的親近之官。不過這兩個官職是『日上朝謁』，而不是『日侍左右』，所以對於天子總有些夠尊重卻還不十分夠親近之感。因此左右曹的人選和侍中也就不太相同了。

在漢代任左右曹的，計有：

韓增，少爲郎，諸曹，侍中，光祿大夫。

劉德子安民，爲郎中，右曹，宗家以德得宮宿衛者二十餘人。

劉岑，爲諸曹，中郎將，列校尉。

劉歆，哀帝崩，王莽持政，莽少與歆俱爲黃門郎，重之。白太后，太后留歆爲右曹太中大夫，遣中壘校尉。

劉向傳：時恭，顯，許，史子弟，侍中諸曹皆側目於望之等。

蘇武。武官(典屬國)數年，昭帝崩。武以故二千石與計謀立宣帝，賜爵關內侯，食邑三百戶。久之衛將軍張安世薦武明習故事，奉使不辱命，先帝以爲遺言，宣帝即時召武待詔宦者署。數進見，復爲右曹典屬國。以武著節老臣，令朝朔望。號爲祭酒，甚優寵之。……又以武弟子爲右曹。

王商傳：商子弟親屬爲鮒馬都尉，侍中，中常侍，諸曹，大夫，郎吏者，皆出補吏。

史丹傳：九男皆爲侍中諸曹，親近常在左右。

薛宣子况，爲右曹侍郎。

張禹傳：長子宗嗣……三弟皆爲校尉，散騎，諸曹。

王嘉傳：孫寵，右曹光祿大夫。

夏侯勝子兼，爲左曹太中大夫。

董賢傳：董氏親屬皆侍中諸曹奉朝請。

淳于長，列校尉，諸曹。

息夫躬，宋弘，皆光祿大夫 左曹，給事中。

張延壽，徵爲左曹，太僕。

杜延年，太僕，右曹，給事中。

楊惲，常侍騎郎，左曹，諸吏；光祿勳。

陳咸，以郎抗直數言事，遷爲左曹。

霍光，以郎稍遷諸曹侍中。

霍光傳：昆弟，諸壻，外孫皆奉朝請，爲諸曹，大夫，騎都尉，給事中。

孔光傳：霸，次子捷，捷弟喜，皆列校尉，諸曹。

金安上四子，常，敞，岑，明。岑，明皆爲諸曹，中郎將，光祿大夫。

金敞子涉，本爲左曹，上詔涉拜侍中。

辛慶忌，左曹中郎將。

以上是西漢時代的。至於東漢的，則有：

邳彤，以故少府爲左曹，侍中。

堅鐔，以揚化將軍爲左曹。

綜上各例，可見諸曹和侍中是有分別的。漢宣帝以霍光爲右曹，可見右曹在親近之官以內還表示着相當尊重，這種尊貴而親近的舊宿，在侍中之中尙找不見相同的例子。至於韓增，霍光，金涉和邳彤，俱以諸曹轉爲侍中，那是因爲諸曹不是不夠尊重，而是不夠親近。然而侍中後來也漸漸失去親近的意味，所以祇有光武時的功臣，邳彤和堅鐔爲諸曹，以後便無所聞了。

諸吏和左右曹相同，是天子近臣中的執事之官，和侍中常在天子的左右，左右曹每日朝謁，其間又有不同。百官表說諸吏是一種加官，已見前引。漢書中又有一段：

成帝紀，建始元年：『封諸吏光祿大夫關內侯王崇爲安成侯』。

注，應劭曰：

百官表，諸吏得舉法案劾。職如御史中丞，武帝初置，皆兼官。所加或列侯卿大夫爲之。無員也。

這裏說『武帝初置』是不十分對的。因爲賈山是文帝時人，當時上書已經說：『今方正之士皆在朝廷矣，又選其賢者使爲常侍諸吏，與之馳毆射獵，一日再三出，臣恐朝廷之解弛，百官之墮於事也。』所以在文帝之時已經有『諸吏』一官，祇是當時是『侍從馳驅』，而不是『舉法案劾』罷了。

漢代爲諸吏的，有以下各則見於漢書各傳：

劉向傳（附楚元王傳後）：『元帝初卽位，太傅蕭望之爲前將軍，少傅周堪爲諸吏光祿大夫。』注：『師古曰：加官也。百官公卿表云，諸吏所加或列將軍卿大夫，得舉不法也。』

馮奉世傳：『右將軍典屬國常惠薨，奉世代爲右將軍典屬國，加諸吏之號，數歲爲光祿勳。』

張禹傳：『元帝崩，成帝卽位，徵禹，寬中（鄭寬中），皆以師賜爵關內侯。寬中食邑八百戶，禹六百戶，拜爲諸吏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給事中，領尙書事。』

孔光傳：『上甚信任之，轉爲僕射，尙書令。有詔，光周密謹慎，未嘗有過，加諸吏官。……數年，遷諸吏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給事中，賜黃金百斤，領尙書事。後爲光祿勳，復領尙書事，諸吏給事中如故。凡典樞機十餘年。』

霍光傳：『徙次壻諸吏中郎將任勝爲安定太守。』

辛慶忌傳：『拜爲右將軍，諸吏散騎給事中。』

平常傳：『哀帝卽位，徵當爲光祿大夫諸吏散騎。復爲給事中。』

蕭望之傳：『代丙吉爲御史大夫，五鳳中，匈奴大亂，議者多曰：「匈奴爲害日久，可因其壞亂舉兵滅之。」詔遣中朝大司馬車騎將軍韓增，諸吏富平侯張延壽，光祿勳楊惲，太僕戴長樂問望之計策。』

楊惲傳：『遷中郎將，擢爲諸吏光祿勳，親近用事。』

又，答孫會宗書曰：『惲幸得列九卿，諸吏宿衛近臣，上所信任，與聞政事。』

從以上的各條可以看出諸吏的加官是加到參與謀議的大臣的，凡諸官加諸吏的，都是位置在九卿將軍以上，並且得到天子信任的。他們的職務是實際與聞大政，處在樞機的重臣，而不是文學侍從，或外戚貴游，隨侍天子左右之職。

散騎之官照前引漢書百官公卿表與侍中同為加官，據類書所引的漢官儀，計有兩節：

秦置散騎，又置中常侍，漢因之，兼用士人，無員，多為加官。（初學記職官部引。）

秦及前漢置散騎及中常侍各一人，散騎騎馬並乘輿車，獻可替否。（北堂書鈔設官部及太平御覽職官部引。）

所以散騎最初祇是『騎馬並乘輿車』的一個人，後來便成了無定員的加官了。（這兩段合併起來，祇有如此解釋的）。漢代加散騎之號的，大都為諫大夫以上至於九卿。其見於漢書的，有：

劉向，散騎諫大夫給事中，擢散騎宗正給事中。

于永，散騎光祿勳。

張禹傳，長子宏嗣。……三弟皆為校尉，散騎，諸曹。

張霸，散騎中郎將。

張勃，散騎諫大夫。

其中尚有辛慶忌及平當，加諸吏散騎之號，見前引。可見加官中尙有加別的官，以後又再加散騎的，是散騎自有本官的特質，漢官儀言散騎之職為天子的騎從，當得其實。散騎在未加到較尊的官職之前，當由常侍騎郎衍變而來，史記袁盎傳云：『盎兄子種為常侍騎，持節夾乘，』索隱：『漢舊儀，持節夾乘輿騎從者。』此即漢書張釋之傳的『騎郎』，師古注引如淳曰：『漢注，賞五百萬得為常侍郎。』此外尙有所謂『武騎常侍』的，史記李將軍列傳：『用善騎射，殺首當多，為漢中郎，廣從弟李蔡亦為郎，皆為武騎常侍。秩八百石。』索隱：『謂騎郎而補武騎常侍也。』以上的『騎郎』，『武騎常侍』，『散騎』，自卑而尊顯然可見。由此也可知道，

散騎一職本導源於騎從的郎官，因其接近天子，其中漸漸的參有重臣，因此也加到九卿諫大夫各職了。

中常侍據漢書百官表說是加官，已經在上文引到。並謂：『侍中中常侍得入禁中。』據續漢書百官志云：『中常侍千石，本注曰，霍者，無員。後增秩比二千石。掌侍左右。從入內官。贊導內衆事，顧問應對給事。』漢舊儀：『中常侍宦者，秩千石。得出入臥內，禁中諸宮。』通典：『中常侍……永平中始定員數，中常侍四人。』續漢書百官志王先謙集解引李祖楸曰：『西京初惟有常侍，元成後始有中常侍之名，然皆士人。中興用宦者，又稍異焉。朱穆疏：「舊制侍中中常侍各一人，省尚書事，黃門侍郎一人，傳發書奏，皆用姓族。自和熹太后以女主稱制，不接公卿，乃用閹人（原文作乃以閹人為常侍。），假貂璫之飾，處常伯之任。」政愈乖矣。是中興之初尚用士人，後改制則不復舊也。』按李說有些是對的，但參詳，朱穆上疏的本文，也有應當斟酌的地方。後漢書朱暉傳附朱穆傳云：

徵拜尚書，穆既深疾宦官，及在臺閣，旦夕共事，為欲除之，乃上疏曰：『案漢故事，中常侍參選士人，建武以後乃悉用宦者；自延平以來，寢益貴盛。假貂璫之飾，處常伯之任，天朝政事，一更其乎，權傾海內。』（注，璫以金為之，當冠前附以金蟬也。漢官儀曰：『中常侍秦官也，漢興或用士人，銀璫左貂。光武以後，專任宦者，右貂金璫。』常伯，侍中。）後穆因進見口陳曰：『臣聞漢家舊典，置侍中，中常侍，各一人。省尚書事；黃門侍郎一人，傳發書奏；皆用姓族。自和熹女主稱制，不接公卿，乃以閹人為常侍，小黃門通命兩宮，自是以來，權傾人主。』

照朱穆前後所說看來，所謂『漢家舊典』當指西漢而言，至光武帝的建武時期，常侍已經全用宦官了。不過尚以侍中參省尚書事，用黃門侍郎傳通詔命的。到了殤帝延平元年，和熹鄧太后當政，不接見公卿，於是省尚書事的祇有中常侍，傳達詔命的也祇有宦官的小黃門了。於此宦官便『權傾海內』了。這也是逐漸而成，曾經變更幾次的。後來的五侯十常侍也是在社會習慣上，在政治制度上，必然的趨勢；『未嘗不太息痛恨於桓靈』，也不過惡居下流之意罷了。

關於漢代常侍及中常侍，在漢書中有下列幾個例子：

東方朔傳：『時有幸倡郭舍人，滑稽不窮，常侍左右。』

又：『上以朔爲常侍郎，遂得愛幸。』

又：『初建元三年，微行始出；北至池陽，西至黃山，南獵長楊，東遊宜春；微行常用飲酎已。八九月中與侍中，常侍武騎，及待詔隴西北地良家子，能騎射者，期諸殿門。……微行以夜漏下十刻迺出。』

司馬相如傳：『以賞爲郎，事景帝爲武騎常侍，非所好也，』

王商傳：『商子弟親屬，爲侍中，中常侍，諸曹，大夫，郎吏者，皆出補吏。』

孔光傳：『立拜光兩兄子爲諫大夫，常侍。』

照這裏看來，常侍本來是接近天子的郎官，甚至倡優，本無定職；到王商和孔光的時期，中常侍和常侍便成了貴族子弟的加官。加官的作用，自然是能在禁中，接近天子起居的。到光武帝時始纔嚴分內外，中常侍悉用閹人，常侍的一個名稱在東漢時也未曾加到任何士人官職上。東漢末年既誅宦官，中常侍復用士人，到魏時又與散騎合爲散騎常侍了。宋書百官志下云：

散騎常侍四人，掌侍左右；秦置散騎，又置中常侍，散騎並乘輿車，後中常侍得入禁中。皆無員，並爲加官。漢東京省散騎，而中常侍因用宦者。魏文帝黃初初置散騎，合於中常侍，謂之散騎常侍，始以孟達補之，久次者爲祭酒，散騎常侍秩比二千石。

魏晉以後大都以貴族子弟來做，是一個政府要津的階梯。

給事中一職，據漢書百官公卿表云：『給事中亦加官（注：師古曰，漢官解詁云：『常侍從左右，無員，常侍中。』）所加或大夫，議郎，掌顧問應對，位次中常侍。』漢舊儀云：『給事中無員，位次中常侍。』漢書百官表注：『晉灼曰：「漢儀注」諸吏給事中，日上朝謁平尚書奏事，分爲左右曹；』魏文帝合散騎中常侍爲散騎常侍也。』通典職官典引漢舊儀：『諸給事中，日上朝謁，平尚書奏事，分爲左右曹，以有事殿中，故曰給事中。多名儒國親爲之，掌左右顧問。』此所言給事中的左右曹，和另外左右曹的加官，卻自有不同，漢書各傳對於給事中和左右曹是不相混的。

給事中一職，在西漢時期，近臣加上的甚多。如：

漢書楚元王傳附劉向傳：『復拜爲郎中，給事黃門，遷散騎諫大夫，給事中，與侍中金敞拾遺於左右。四人（向，敞，太傅蕭望之及少傅周堪）同心輔政。』

楚元王傳附劉向傳：『徵堪詣行在所，拜爲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領尙書事。猛復爲太中大夫，給事中。顯（石顯）幹尙書事，尙書五人皆其黨也，堪希得見，常因顯白事，事決顯口。』

馮奉世傳：『參字叔平……少爲黃門郎給事中，宿衛十餘年。……參昭儀少弟，行又敕備，以嚴見憚，終不得親近。』

終軍傳：『爲謁者給事中。』

匡衡傳：『上以爲郎中，遷博士，給事中，……遷衡爲光祿大夫，太子少傅。』

張禹傳：『禹小子未有官，上臨候禹，禹數視其小子，上卽禹牀下拜爲黃門郎給事中。』

孔光傳：『元帝卽位，徵霸（孔霸）以師賜爵關內侯，食邑八百戶，號褒成君，給事中。』

又：遷諸吏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給事中，領尙書事。後爲光祿勳，復領尙書諸吏給事中如故，凡典樞機十餘年。』

史丹傳：『右將軍給事中，徙左將軍光祿大夫。』

薛宣傳：『上徵宣，復爵高陽侯，加寵特進。位次師安昌侯，給事中，視尙書事。』

薛宣傳：『博士申咸給事中。』

谷永傳：『徵永爲太中大夫，遷光祿大夫給事中，元延元年爲北地太守。……對曰……臣永幸得給事中，出入三年，雖執干戈，守邊垂，思慕之心常存於省闕。』

師丹傳：『徵入爲光祿大夫，丞相司直。數月，復以光祿大夫給事中。由是爲少府光祿勳侍中，甚見尊重。』

韋賢傳：『（爲）博士給事中，進授昭帝詩。』

魏相傳：『宣帝即位，徵相入爲大司農，遷御史大夫。四歲，大將軍霍光薨，上思其功德，以其子禹爲右將軍，兄子樂平侯山領尙書事。相因平恩侯許伯奏封事，言：「春秋譏世卿，惡宋三世爲大夫。……今光死子復爲大將軍，兄子秉樞機，昆弟諸壻據權執，在兵官；光夫人顯及諸女皆通籍長信宮。或夜詔門出入，驕奢放縱，恐寢不制。宜有以損奪其權，破散陰謀，以固萬世之基，全功臣之世。」又故事諸上書者，皆爲二封署，其一曰副，領尙書者先發副封，所言不善，屏去不奏。相後因許伯言，屏去副封，以防壅蔽，宣帝善之。詔相給事中，皆從其議。』

丙吉傳：『遷大將軍長史，霍光甚重之，入爲光祿大夫給事中。』

夏侯勝傳：『（以故長信少府）爲諫大夫，給事中。』

儒林傳：『士孫張爲博士，至揚州牧，光祿大夫，給事中。』

息夫躬傳：『與宋弘皆光祿大夫，左曹，給事中。』

杜延年傳：『（爲）太僕，左曹，給事中。』

蔡義傳：『擢光祿大夫給事中，進授昭帝，拜爲少府。』

陳咸傳：『（以故少府）爲光祿大夫給事中。』

霍光傳：『昌邑王賀……旣至，行淫亂，光憂懣，獨以問所親故吏大司農田延年，延年曰：「將軍爲國柱石，審此人不可，何不建白太后，更選賢而立之。」……光迺引延年給事中。陰與車騎將軍張安世圖計。遂召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大夫，博士，會議未央宮。』

霍光傳：『昆弟諸壻外孫皆奉朝請，爲諸曹大夫，騎都尉，給事中。』

又：『光薨，上始躬親朝政。御史大夫魏相給事中。顯謂禹，雲，山：「女曹不務奉大將軍餘業，今大夫給事中，他人壹聞，女能復自救耶。」』

又：『出光姊壻光祿大夫給事中張朔爲蜀郡太守。』

金日磾傳：『欽太中大夫給事中。』

平當傳：『以明經爲博士，公卿薦當論議通明，給事中。每有災異，輒附經術言得失。』

又：『爲太中大夫，給事中。』

孔光傳：『拜爲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給事中。位次丞相。』

又：『莽白太后；帝幼少，宜置師傅；徙光爲帝太傅，位四輔，給事中，領宿衛，供養，行內署門戶，省服御食物。』

蕭望之傳：『儒生王仲翁，……至光祿大夫給事中。』

蕭望之傳：『賜望之爵關內侯，食邑六百戶，給事中，朝朔望，位次將軍。』

董賢傳：『以賢爲大司馬衛將軍……雖爲三公，常給事中，領尚書，百官因賢奏事……董氏親屬皆侍中，諸曹奉朝請，寵在丁傅之右矣。』

從上看來，給事中一職的性質，在諸加官中又和其他的加官略有不同。其他的加官大都起於天子隨侍左右或者是隨從車騎的近臣。給事中一職卻是自有此職以來加上的都是顧問應對之臣而非文學侍從之臣，（漢書東方朔傳稱朔爲太中大夫給事中，未可盡信。）在佞幸中也祇有董賢一個特例。這一點和左右曹相近，而給事中所負的任務更爲切實，所以有諸吏或左右曹再加給事中的。因爲給事中負有實際的任務，所以各官加上給事中的更爲廣泛；據以上所記，自大司馬，御史大夫而下，凡故丞相，將軍，列侯，關內侯，九卿，太傅，光祿大夫，太中大夫，諫大夫，博士，議郎，郎中，黃門郎，謁者，無一不可加上給事中的職務。

（丙）尚書

尚書一職，孟康未曾提到。實在尚書也是應屬於內朝的。史記三王世家，霍去病請封王子奏，以御史臣光守尚書令奏未央宮；制乃下御史，並及丞相。昭宣以來，有領尚書事的人，臣下奏事分爲二封，領尚書事的發其副封，不善者不進奏（霍光傳及魏相傳），大致說來，用人和行政，定於禁中、宰相奉行而已（見張安世傳）。元帝時，蕭望之領尚書，石顯以中書令管尚書事，尚書五人，皆石顯的黨羽，蕭望之遂爲所制。這卻是尚書組織的內部問題，不涉於丞相以下的事。

尚書的職權自漢以後是日就增進的。所以增進的原因，這是很顯明的。在專制政體之下，天子爲一切權力之源。天子信託丞相，丞相便有事可做；天子要自己管事，而又一個人的精力管不過來，那就祇有將政事從宰相之手移到近臣之手，中國歷朝政治總是近臣奪宰相之權，等到近臣變了宰相，那就又產生了新的近臣再來奪權，這樣便一層一層的推之不完，剝之不已。

西漢初年無爲而治的局面之下，宰相以下至於太守縣令，祇要有法令可據，便不必再請示上峯的意見。重要的事到了丞相府也大致都可以解決了。除去諸侯王和四夷的事件，有丞相府不能解決的，天子纔召集廷會來解決，這已經很少了。照這樣看來，宣室前席祇問鬼神，正是當然如此，不足爲異的。所以權力之源，雖在天子，但天子有權而不用，自然天下事祇好循歷來的成法了。到了武帝，他安心要開創一個新的局面，他有心要自己管事，因此天子的左右另外有了一般幕僚而給天子管詔令的祕書機關，尚書，也變成了特別重要了。天子的幕僚便是以前舉出的各項加官，天子的祕書機關便是在後代特別重要而成爲丞相代替者的尚書臺。

尚書本是少府的屬官。據漢書百官表，少府有尚書，符節，太醫，太官，湯官，導官，樂府，若盧，考工室，左弋，居室，甘泉居室，左右司空，東織，西織，東園匠，共十六官令丞。所以尚書祇是少府下一個給天子管書札之官，從和尚書具有同等位置的十五官令丞看來，對於朝政的位置並不高。所以就設官的情狀看來，最初尚書決不能參與到朝政。

到了後漢，尚書的位置格外重要，所以續漢書百官志關於尚書的也格外加詳。雖然官制上仍屬少府，實際不過『以文屬少府』罷了。這和侍中亦在後漢屬少府，不爲加官，是一樣的。他們在任何方面，早已非少府所能顧問的了。

續漢書中關於尚書的職掌，有如下列：

尚書令一人，千石。本注曰，承秦所置。（注：荀綽晉百表注曰，唐虞官也，詩云，仲山甫王之喉舌蓋謂此人。）武帝用宦者，更爲中書謁者令，成帝用士人，復故。掌凡選署及奏下曹文書衆事。（注：蔡質漢儀曰：『故公爲之者，朝會不陞奏事，增秩二千石，故自佩銅印墨綬。』）

尚書僕射一人，六百石。本注曰，署尚書事。今不在則奏下衆事（注：蔡質漢儀曰：『僕射主封門，掌授廩假錢穀。凡三公列卿將，大夫，五營校尉，行複道中遇尚書僕射，左右丞郎，御史中丞，侍御史，皆避車，豫相迴避。衛士傳不得近臺官，臺官過後乃得去。』臣昭案，獻帝分置左右僕射。建安四年，以榮邵爲尚書左僕射是也。獻帝起居注，邵卒官執金吾。）

尚書六人，六百石。本注曰，成帝初置尚書四人，分爲四曹。（注：漢舊儀曰：『初置五曹，有三公曹，主斷獄。』蔡質漢儀曰：『典天下歲盡課事。三公尚書二人，典三公文

書；吏曹尚書典選舉，齋祀屬三公曹。靈帝末，梁鵠爲選部尚書。』）常侍曹尚書，主公卿事。（注，蔡質漢儀曰：『注常侍黃門御史事，世祖改爲吏曹。』）二千石曹主郡國二千石事。（注，漢舊儀亦云：『主刺史。』蔡質漢儀曰：『掌中郎水火盜賊訟罪曹。』）民曹尚書主凡吏上書事。（注，蔡質漢儀曰：『典繕，治功，作監池苑囿盜賊事。』）客曹尚書主外國夷狄事。（注，尚書：『龍作納言，出入帝命。』應劭曰：『今尚書官，王之喉舌。』）世祖承遵，後，分二千石曹，又分客曹爲南主客曹，北主客曹。（注，周禮天官有司會，鄭玄曰：『若今尚書。』）

左右丞各一人，四百石。本注曰：掌錄文書期會，左丞主吏民章報，及騶伯史。（注，蔡質漢儀曰：『總典臺中綱紀，無所不統。』）右丞假署印綬，及紙筆墨諸財用庫藏。（注，蔡質漢儀曰：『右丞與僕射對掌授廩假錢穀，與左丞無所不統。凡宮中漏夜盡，鼓鳴則起，鐘鳴則息。衛士甲乙微相傳，甲夜畢，傳乙夜；相傳盡五更，衛士傳言五更，未明三刻後雞鳴，衛士踵丞郎趨殿上臺。不畜宮中雞，汝南止雞鳴。衛士候朱雀門外，專傳雞鳴于宮中。』應劭曰：『楚歌，今雞鳴歌也。』晉太康地道記曰：『後漢固始，網陽，公安，網陽四縣衛士習此由於闕下歌之，今雞鳴是也。』）侍郎三十六人，四百石。本注曰一曹有六人，主作文書起草。（注，蔡質漢儀曰：『尚書郎初從三署詣臺試，初上臺稱守尚書郎中，歲滿稱尚書郎，三年稱侍郎；客曹郎主治羌胡事，徵選二千石或刺史；其公遷爲縣令，秩滿自占縣去，詔書賜錢三萬祖錢，他官則否。治殿一日，準謁公卿陵廟乃發。御史中丞遇尚書丞郎避車執板往揖。丞郎坐車執板禮之，車過遠乃去。尚書言左右丞，「敢告咨，如詔書律令。」郎見左右丞對揖，無敬稱，曰左右君。郎見尚書執板對揖，稱曰明時。見令僕執板拜，朝賀對揖。』）令史十八人，二百石。本注曰，曹有三（人），主書；後增劇曹三人，合二十一人。（注，古今注曰：『永元三年七月，增尚書令史員。功滿未犯禁者，以補小縣墨綬。』蔡質曰：『皆選蘭臺符節上稱簡精練有吏能爲之。』決錄注曰：『故事，尚書郎以令史久次補之，世祖改以孝廉爲郎。』）

其尚書的職事見於漢官各書的，有：

北堂書鈔設官部引王隆漢官解詁：『尚書出納詔令，齊衆喉口。』

又：『尚書唐虞曰納言，周官爲內史：機事所總；號令攸發。』

又：『士之權貴不過尚書，其次諸吏。』

漢舊儀：『尚書四人爲四曹，常侍曹尚書主丞相御史事，二千石曹尚書主刺史二千石事，民曹尚書主庶民上書事，主客曹尚書主外國四夷事。成帝初置尚書五人，有三公曹，主斷獄事。』（據孫星衍校本，下同。）

又：『尚書令主贊奏封下書，僕射主閉封；丞二人，主報上書者，兼領財用，火燭，食廚。漢置中書官，領尚書事；中書謁者令一人，成帝建始四年罷中書官，以中書謁者令爲中謁者令。』

又：『尚書郎四人，其一郎主匈奴單于營部，一郎主羌夷吏民，民曹一郎主天下戶口墾田功作，謁者曹一郎主天下見錢貢獻委輸。』

又：『中臣在省中皆白請，其宦者不白請。尚書郎宿留臺中，官給青縑白綾被或錦被；帷帳，氍毹，通中枕；太官供食，湯官供餅餌果實，下天子一等；給尚書郎佐（原作伯，蓋草書佐字近于伯字也，伯字不可解，今校作佐，佐卽書佐，漢簡書佐常省作佐。）二人，女侍史二人，皆選端正者從直，佐送至止車門還，女侍史執香爐燒薰，從入臺護衣。』

唐六典一引漢官儀：『尚書令主贊奏，總典紀綱，無所不統。秩千石。故公爲之朝會不陞奏事，增秩二千石。天子所服五時衣賜尚書令。其三公，列卿，將五營校尉，行複道中遇尚書（令）僕射左右丞皆迴車豫避。衛士傳不得紆臺官，臺官過乃得去。』

又：『尚書令秦官，銅印墨綬，每朝會，與司隸校尉，御史大夫中丞，皆專席坐，京師號爲三獨坐，其尊重如此。』

又：『僕射秩六百石，（故）公爲之，加至二千石。』

文選王文憲集序注引漢官儀：『獻帝建安四年，始置左右僕射，以執金吾營邵爲左僕射，衛臻爲右僕射。』

後漢書光武紀注引漢官儀：『尚書四員，武帝置，成帝加一爲五。有侍曹尚書，主丞相御史事；二千石尚書，主刺史二千石事；戶曹尚書，主人庶上書事；主客曹尚書，主外國四夷事；成帝加三公曹！主斷獄事。』

初學記職官部引漢官儀：『初秦代少府遣吏四，一在殿中主發書，故謂之尚書，尚猶主也。漢因秦置之，故尚書爲中臺，謁者爲外臺，御史爲憲臺，謂

之三臺。』

唐六典一引漢官儀：『尚書令，左丞總領綱紀，無所不統；僕射右丞掌廩假錢穀。』

北堂書鈔引漢官儀：『左右丞，久次郎補也。』

初學記職官部引漢官儀：『左右曹受尚書事，前世文士以中書在右，因謂中書爲右曹，又稱西掖。』

北堂書鈔設官部引漢官儀：『尚書郎四人，一人主匈奴單于營部，一人主羌夷吏民，一人主天下戶口，土田，墾作，一人主錢帛，貢獻，委輸。』

初學記職官部引漢官儀：尚書郎初從三署郎選詣尚書臺試，每一郎缺，則試五人，先試箋奏。初入臺稱郎中，滿歲稱侍郎。』

太平御覽職官部引漢官儀：『尚書郎初上詣臺稱守尚書郎，滿歲稱尚書郎滿中，三年稱侍郎。』

北堂書鈔設官部引漢官儀：『郎以孝廉年未五十，先試箋奏，初上稱郎中，歲爲侍郎。』

唐六典一引漢官儀：『能通蒼頡史篇，補蘭臺令史，滿歲補尚書令史，滿歲爲尚書郎；出亦與郎同宰百里。郎與令史分職受書。令史見僕射尚書執板拜，見丞郎執板揖。』

初學記職官部引漢官儀：『尚書郎主作文書起草，夜更直五日于建禮門內。』

北堂書鈔設官部引漢官儀：『尚書郎給青縑白綾被（或）以錦被，幃帳氈褥，通中枕，太官供食，湯官供餅餌。五熟果實，下天子一等。給尚書史二人，女侍史二人，皆選端正從直。女侍史執香爐燒，從入臺護衣。奏事明光殿省，皆胡粉塗畫古賢人烈女。郎握蘭含香趨走丹墀，奏事黃門，郎與對揖。天子五時賜服，賜珥赤管大筆一雙，分墨一丸。若郎處曹二年，賜遷二千石刺史。』

唐六典二引漢官儀：『曹郎二人，掌天下歲盡集課，有尚書曹郎，有考工郎中一人。』

初學記文部引漢官儀：『尚書令僕丞郎，月賜滃麋大墨一枚小墨一枚。』

北堂書鈔引漢官儀：『漢舊置中書官領尚書事。』

初學記職官部引蔡質漢儀：『尚書奏事于明光殿省中，畫古烈士，重書行讚。』

又，居處部引蔡質漢儀：『省中皆以胡粉塗壁，紫朱界之，畫古烈士。』

書鈔設官部引蔡質漢儀：『尚書郎晝夜更直于建禮門內。』

就以上的各則看來，漢官各書言及尚書的比較多，也就可以知道尚書臺對於漢代政治上格外重要了，以下再就兩漢書中有關尚書臺諸官的具列下來。

昭帝立，霍光爲大司馬大將軍領尚書事，宣帝地節二年薨。（霍光領尚書事見昭帝紀及張安世傳。）

宣帝地節二年，霍山爲奉車都尉領尚書事，三年七月伏誅。（霍光傳）

宣帝地節三年，張安世爲大司馬車騎將軍領尚書事，元康四年薨。

（陳樹鏞漢官答問曰：『表云地節三年，安世爲大司馬車騎將軍，考安世傳言光死數月，魏相上封事，宣帝遂以安世爲大司馬車騎將軍領尚書事。光以二年三月薨，則安世之拜，不當在三年也。安世領尚書，後歲餘霍氏謀反夷宗。則表以此二事同列於地節三年之下，其誤甚矣。』今按仍當從百官表。蓋光以三月薨，而魏相上封事于次年二三月間，仍未踰一年也。魏相傳言：『大將軍霍光薨，上思其功德，以其子禹爲右將軍，兄子樂平侯山復領尚書事。相因平恩侯許伯奏封事，言春秋讎世卿，惡宋三世爲大夫……國家自後元以來，祿去王室，政歸冢宰，今光死子復爲大將軍——劉敞曰「禹不爲大將軍，字之誤也」——兄子秉樞機，……宜有以損奪其權，破散陰謀，以固萬世之基……又故事諸上書者皆爲二封署，其一曰副，領尚書者先發副封，所言不善，屏去不奏，復因許伯白去副封，以防壅蔽。宣帝善之，詔相給事中，皆從其議。霍氏殺許伯之謀始得上聞，乃罷其三侯令就第。親屬皆出補吏。』霍光傳：『光薨，上始躬親朝政，御史大夫魏相給事中。……會魏大夫爲丞相，數燕見言事，平恩侯與侍中金安上等徑出入省中。時霍山自若領尚書，上令吏民得奏封事，不關尚書，羣臣進見獨往來，於是霍氏甚惡之。』張安世傳：『光薨，後數月御史大夫魏相上封事曰「……車騎將軍安世事孝武三十餘年。忠信謹厚。……宜尊其位以爲大將軍……」……安世深辭勿能得，後數日竟拜爲大司馬車騎將軍領尚書事。數月罷車騎將軍屯兵更爲衛將軍，兩宮衛衛城門兵屬焉。時霍光子禹爲右將軍——據此知魏相傳大將軍爲右將軍之誤，百官表亦作右將軍——上亦禹爲大司馬，罷其右將軍屯兵。』就此三傳合觀之，霍光薨後宣帝即以霍山領尚書事。于是御

史大夫魏相因平恩侯許延壽上書，去尚書副封，而霍氏弑許后之事乃得上聞。四年四月遂以張安世爲大司馬領尚書事，而霍山猶領尚書事自若。至是年七月霍氏誅而張安世遂專領尚書事矣。惟張安世傳云：『禹謀反，夷宗族，安世素小心畏忌，已內憂矣。』其言隱約，似有所指者。顏師古注曰：『忌者戒盈滿之辭』猶未得其微意也。今案趙充國傳云：『初破羌將軍武賢在軍中時與中郎將卬宴語，卬道車騎將軍張安世始嘗不快上，上欲誅之，卬家將軍以爲安世本持橐籥筆，事孝武帝數十年，見謂忠謹，宜全度之。安世用是得免。』安世爲車騎將軍在昭帝崩後，迄于地節三年七月戊戌，轉爲衛將軍，至七月壬辰，誅霍氏。——長歷是年七月無戊戌壬辰，表誤——是安世爲衛將軍與霍氏見誅乃同月之事耳。當霍氏未誅時，宣帝方與霍氏爲敵，不應欲誅大臣。及霍氏就誅，則安世早任爲衛將軍矣。惟方誅霍氏時，安世爲衛將軍未久，故以車騎將軍稱之。是宣帝或竟欲以霍氏牽及安世也。蓋宣帝誅霍氏之前，魏相，許延壽，金安上皆與宣帝而敵諸霍；而張安世獨依違于二者之間無所建白。是時宣帝或疑其黨於霍氏而欲誅之。是安世之領尚書事蓋未能盡監察牽制之職責，而充國時任後將軍少府——據百官表，此時少府爲宋，充國蓋是長樂少府——曾與廢霍氏之謀，故能爲安世解說，此則由充國傳知之，證以安世傳而益明者也。）

神爵元年，韓增爲大司馬車騎將軍，領尚書事，五鳳二年薨。（韓王信傳）

于定國以御史中丞遷光祿大夫平尚書事（本傳）

張敞爲太中大夫與于定國共平尚書事（本傳）

至宣帝寢疾，引外屬侍中樂陵侯史高，太子太傅望之，少傅周堪至禁中，拜高爲大司馬車騎將軍，望之爲前將軍，光祿勳堪爲光祿大夫，皆受遺詔輔政，領尚書事。（蕭望之傳）——高永元元年免，望之及堪初元二年免，堪後又拜光祿大夫，領尚書事。

元帝初元元年，石顯以中書令幹尚書事，成帝卽位罷死。（石顯傳）

劉向傳：『周堪拜爲光祿大夫，領尚書，張猛爲太中大夫，給事中；顯幹尚書事，尚書五人皆其黨也。堪希得見，常因顯白事，事決顯。』

成帝卽位，王鳳爲大司馬大將軍領尚書事，陽朔三年薨。（外戚傳）

張禹爲諸吏光祿大夫，給事中，領尚書事。河平四年罷。（張禹傳，外戚傳。）

鄭寬中以光祿大夫領尚書事。（儒林傳）

孔光以光祿大夫領尚書事，遷光祿大夫領尚書事如故，永始二年遷御史大

夫。(孔光傳)

陽朔三年，王君爲大司馬驃騎將軍領尚書事(代王鳳)，永始二年薨。(外戚傳)

永始間，薛宣以故丞相爲列侯加特進給事中，視尚書事，尊寵任政。(薛宣傳)

永始二年，王商爲大司馬衛將軍領尚書事(代王鳳)，元延元年薨。(外戚傳)

元延元年，王根爲大司馬驃騎將軍領尚書事(代王商)，綏和元年免(外戚傳)

綏和元年，王莽爲大司馬領尚書事(代王根)，二年免。(外戚傳)

哀帝卽位，師丹左將軍領尚書事，月餘，徙爲大司空。(師丹傳)

建平元年，傅喜爲大司馬領尚書事，二年免。(外戚傳)

建平二年，丁明爲大司馬衛將軍領尚書事，元壽二年免。(外戚傳)

元壽二年，董賢爲大司馬衛將軍給事中領尚書事，三年，自殺。(佞幸傳)

平帝卽位，王莽爲大司馬領尚書事。(平帝紀)

後漢章帝卽位，以太傅牟融，趙熹錄尚書事，融建初四年薨，熹五年薨。
(本紀)

後漢和帝卽位，鄧彪以太傅錄尚書事，及竇氏誅，以老病免。(後漢書鄧彪傳)

殤帝延平元年，遷張禹爲太傅錄尚書事，永初元年秋，免。(後漢書張禹傳)

安帝時馮石遷太傅，與太尉劉喜參錄尚書事，順帝旣立，免。(後漢書馮石傳)

順帝卽位，桓焉爲太傅與太傅朱寵並錄尚書事，視事三年，免。(後漢書桓焉傳)

冲帝卽位，李固爲太尉，與梁冀參錄尚書事，桓帝立，爲梁冀所殺。(後漢書李固傳)

質帝崩，胡廣代李固爲太傅，錄尚書事，以病退位。(後漢書胡廣傳)

冲帝卽位，梁冀爲大將軍與太傅趙峻，太尉李固參錄尚書事。元嘉元年，每朝會與三公絕席，十日一入平尚書事。百官遷召皆先到冀門，牋檄謝恩，然後敢詣尚書。延熹二年，伏誅。(後漢書梁冀傳附傳)

永康元年，陳蕃爲太傅錄尚書事，爲王甫所殺。(後漢書陳蕃傳)

中平六年，何進爲大將軍，錄尚書事(後漢書何進傳)

獻帝初平三年，周忠爲太尉，錄尚書事，初平四年以災異免。（後漢書周景傳）

初平四年，朱雋爲太尉，錄尚書事，明年秋以日食免。（後漢書朱雋傳）

以上領尚書事。至於其他和尚書相關的史料，現在再列舉於下：

漢書劉向傳：『元帝初卽位，太傅蕭望之爲前將軍，少傅周堪爲諸吏光祿大夫，皆領尚書事甚見尊任。更生年少于望之，堪。二人重之，薦更生宗室忠直，明經有行，擢爲散騎宗正給事中。與金敞拾遺于左右，四人同心輔政，患苦外戚許史在位放縱，而中書宦官弘恭石顯弄權。望之，堪，更生議欲白罷退之，未白而語泄，遂爲許史及恭顯所譖愬，堪更生下獄，及望之皆免官，語在望之傳。其春地震，夏，客星見昴卷舌間，上感悟，下詔賜望之爵關內侯，奉朝請，秋，徵堪，向，欲以爲諫大夫。恭顯白皆爲中郎。冬，地復震，時恭顯許史子弟侍中諸曹皆側目于望之等。……更生坐免爲庶人，而望之亦坐使子上書自冤前事，恭顯白令詣獄置對，望之自殺。天子甚悼恨之，乃擢周堪爲光祿勳，堪弟子張猛光祿大夫給事中，大見信任，恭顯憚之，數譖毀馬。……左遷堪爲河東太守，猛槐里令。……後三歲餘，……徵堪詣行在所，拜爲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領尚書事。猛復爲太中大夫，給事中。顯幹尚書事（注，師古曰，『幹與管同，言管主其事』。按幹从軌从干，說文解字無之，當爲幹之俗體。然漢碑已有其字，則其譌誤已始自漢世矣。說文幹字，大徐音烏括切。段玉裁曰：『匡謬正俗云，「幹音筦，不音烏括反」，引陸士衡思思賦爲證。按其字軌聲，則顏說是也，然俗音轉爲烏括切。又作揜作科，亦於六書音義無甚害也。』又曰：『引申言之。凡執柄樞運籌謂之幹。賈誼鵬鳥賦云，「幹流而遷」，張華勵志詩云，「大儀幹運」，皆是也。或假借筦字，楚詞云，「筦維焉繫，天樞焉加」，或作幹字，程氏瑤田云，「考工記，旋蟲謂之幹，蓋幹之譌也。』此言顯幹尚書事，卽言顯以中書令管尚書臺事；堪雖領尚書事，不如顯之可以直處置其事也。然後世知幹爲幹之誤字者甚鮮。相沿別幹與幹爲二字，幹爲烏括切，幹爲古案切；而幹又與榦之別體杆，桿等字相混淆，於是音義愈不可究詰。迄於今日，「幹事」一詞猶爲世俗所常用，然書作「管事」或「筦事」，必羣相駭怪，若書作幹事。則鮮不以不誤爲誤矣。）。……尚書五人皆其黨也，堪希得見，常因顯白事，事決顯口。』

鄭崇傳：『以丞相屬爲書尚僕射。』

何並傳：『是時潁川鍾元爲尚書令，領廷尉，用事有權。』

蕭望之傳：『初宣帝不甚從儒術，任用法律；而中書宦官用事。中書令弘恭石顯久典樞機，明習文法，亦與車騎將軍高（史高）爲表裏。論議常獨持故事，不從望之等。恭顯又時傾仄見詘。望之以爲中書政本，宜以賢明之選，自武帝游宴後庭，故用宦者。非國舊制，又違古不近刑人之義。白欲更置士人，繇是大與恭顯忤。上初卽位，謙讓重改作，議久不定。』

成帝紀建始四年：『罷中書宦官。初置尚書五人。』注：『臣瓚曰，漢初中人有中謁者令，孝武加中謁者令爲中書謁者令，置僕射。宣帝時任中書官弘恭爲令，石顯爲僕射。元帝卽位，數年，恭死，顯代爲中書令，專權用事，至成帝乃罷其官。』

孔光傳：『博士選三科，高第爲尚書。……光以高第爲尚書，觀故事品式。數歲。明習漢制及法令，轉爲僕射，尚書令，加諸吏官。』

翟方進傳：『遷爲丞相司直，從上甘泉，行馳道中，司隸校尉陳慶劾奏方進，沒入車馬。既至殿中，慶與廷尉范延壽語。「時慶有章劾，自道行事以贖論，今尚書持我事來，當於此決。前我爲尚書時，嘗有所奏事，忽忘之，留月餘。」方進於是舉劾慶曰：「案慶奉使刺舉大臣，故爲尚書。知機事，周密壹統，明主躬親不解，慶有罪，未伏誅，無恐懼心，豫自設不坐之比。又暴揚尚書事，言遲疾無所在，虧損聖德之聰明。奉詔不謹，皆不敬，臣謹以劾。」慶坐免官。』

師丹傳：『尚書劾咸（申咸）。欽（缺欽）幸得以儒官選擢，備腹心。迺復上書妄稱魯丹，前後相違，不敬。』

師丹傳：『書尚令唐林上疏，……上從林言賜丹爵關內侯。』

丙吉傳：『霍氏誅，上親政，省尚書事。』

陳遵傳：『嘗有部刺史奏事過遵，值其方飲。……見遵母叩頭自白，當對尚書，有期會狀。』

司馬相如傳：『上令尚書給筆札。』

張安世傳：『少以父任爲郎，用善書給事尚書，精力於職，休沐未嘗出，上

幸河東，嘗亡書三篇。詔問莫能知，唯安世識之，具作其事。後購求得書以相校，無所遺失。上奇其材，擢爲尙書令。』

霍光傳：『山曰今陛下好與諸儒生語，人人自使書封事，多言我家者。嘗有上書言大將軍事，主弱臣強，專制擅權。今其子孫用事，昆弟益驕恣，恐危宗廟。災異數見，盡爲此也。其言絕痛。山屏去不奏其書。後上書者益黠，盡奏封事，使中書令出取之，不關尙書。』何焯義門讀書記曰：『使中書令出取，不關尙書，一時以防權臣壅蔽，然自此浸任宦堅矣。成帝以後，政出外家，有太后爲之內主，故宦豎不得撓。不然，霍氏之後，必有五侯十常侍之禍。』

金日磾傳：『欽……太中大夫給事中，欽從父弟遷爲尙書令，兄弟用事。』

陳湯傳：『先帝寢疾，然猶垂意不忘，數使尙書責問丞相，趣立其功。』

後漢書光武紀：『建武五年，尙書令侯霸爲大司徒。』

後漢書朱暉傳：『元和中肅宗巡狩，問暉起居，召拜爲尙書僕射，歲中遷太山太守，上疏乞留中，上許之。……後遷尙書令。』

又：『是時穀貴，縣官經用不足，尙書張林上言。』

又：『穆居家數年，在朝諸公多有相推薦者，於是徵拜尙書。穆既深疾宦官，及在臺閣，旦夕共事，志欲除之。』

樂恢傳：『徵拜議郎，入爲尙書僕射。』

何敞傳：『以高第拜侍御史，入爲尙書。』

張敏傳：『舉孝廉，五遷爲尙書。』

胡廣傳：『舉孝廉，旬月拜尙書郎，五遷尙書僕射……代李固爲太尉，錄尙書事。』

韓棱傳：『（以郡功曹）徵辟，五遷爲尙書令。……肅宗嘗賜諸尙書劍唯此三人特以寶劍。自手署其名曰，韓棱楚龍淵，郅壽蜀漢文，陳寵濟南椎成。』

周榮傳：『子與尙書郎。』

周景傳：『（以故將作大匠）引拜尙書令，遷太僕，衛尉。』

郭躬傳：『弟子鎮……辟太尉府，再遷延光中爲尙書。……再遷尙書令。』

陳寵傳：『辟司徒鮑昱府……三遷肅宗初爲尚書。』

又：『皇后弟竇憲薦眞定令張林爲尚書。』

陳忠傳：『遷廷尉正，擢爲尚書，使居三公曹。……以久次轉爲僕射……遷尚書令……拜司隸校尉……出爲江夏太守……復留拜尚書令。』

陳忠傳：『上疏諫曰：今（安帝時）之三公，雖當其名，而無其實，選舉誅賞一由尚書，尚書見重於三公，陵遲以來，其漸久矣。』

班勇傳：『尚書問勇曰，今立副校尉，何以爲便？又置長史屯樓蘭，利害云何？』

翟酺傳：『遷侍中，時尚書有缺，詔將大夫六百石以上試對政事，天文，道術，以高第者補之。……酺對第一，拜爲尚書。』

又：『權貴共誣酺及尚書令高堂芝等。』

仲長統傳：『昌言法誠篇曰：光武皇帝愷數世之失權，忿彊臣之竊命，矯枉過直，政不在下。雖置三公，事歸臺閣。自此以來，三公之職，備員而已。然政有不理，猶加譴責。而權移外戚之家，寵被近習之堅。親其黨類，用其私人。內充京師，外布列郡。』

梁節王暢傳：『永元五年，豫州刺史舉奏暢不道，考訊辭不服。有司請徵暢詣廷尉，和帝不許。有司重請除暢國徙九眞。帝不忍，但削成武單父二縣。』

陳禪傳：『尚書陳忠劾禪。』

陳龜傳：『（以故度遼將軍）復徵爲尚書令。』

橋玄傳：『轉司徒……策罷，歲餘爲尚書令。』

崔實傳：『拜遼東太守，行道，母劉氏病卒……服竟召拜尚書。實以世方阻亂，稱疾不視事，數月免。』

楊震傳：『帝舅大鴻臚耿寶薦中常侍李閏兄於震……震曰：「如朝廷欲令三府辟召，故宜有尚書勅，遂拒不許。」』

楊秉傳：『拜太中大夫，左中郎將。遷侍中，尚書，出爲右扶風。』

又：『徵拜河南尹……單超弟匡客任方刺兗州從事，突獄亡走，尚書召秉詰責。』

又；『詔公車徵秉，不至。有司並劾著大不敬，尚書令周景與尚書邊韶議奏……明王之世必有不召之臣。』

又：『尚書召對秉掾屬曰：「公府外職而奏劾近官，經典漢制有故事乎？」』

楊賜傳：『拜少府，……以病罷，……拜賜尚書令，數日出為廷尉。』

楊彪傳：『代朱儁為太尉，錄尚書事。……及車駕還，復守尚書令。』

張皓傳：『尚書僕射，出為彭城相。』（自大將軍府掾屬五遷。）

又：『永寧元年徵拜廷尉。皓雖非法家而留心刑斷，數與尚書辯正疑獄，多以詳見從。』

張綱傳：『冀乃諷尚書以綱為廣陵太守。』

王襲傳：『徵拜尚書，擢司隸校尉。』

王暢傳：『梁商特辟舉茂才，四遷尚書令，出為濟相，……免……是時政事多歸尚書。桓帝特詔三公，令高選庸能。太尉陳蕃薦暢，清方公正，有不可犯之色，由是復為尚書。尋拜南陽太守。』

種暠傳：『徵拜議郎，遷南郡太守，入為尚書。……擢暠度遼將軍。』

杜根傳：『初平原郡吏成翊亦諫太白歸政，坐抵罪。與根俱徵。擢為尚書郎，……免歸……後尚書令左雄，僕射郭虔，復舉為尚書。』

樂巴傳：『遷沛相，所在有績，徵拜尚書。』

劉陶傳：『三遷為尚書令，以所舉將為尚書，難與齊，乞從冗散，拜侍中。』

劉瑜傳：『以侍中平勳為尚書令。』

虞詡傳：『帝問諸尚書，尚書賈朗……證詡之罪，帝疑焉。』

虞詡傳：『遷尚書僕射，……永和初遷尚書令。』

又：『寧陽主簿詣闕訴縣令之枉。……帝大怒，持章示尚書，尚書遂劾以大逆。詡因謂諸尚書曰：「小人有怨，不遠千里，斷髮刻肌詣闕告訴而不為理，豈臣下之義。」』

張衡傳：『初出為河間相，徵拜尚書。』

蔡邕傳：『轉治書侍御史，遷尚書。』

劉寬傳：『出為東海相……再遷尚書令。』（碑云司徒長史拜尚書，出為東海相）

伏湛傳：『爲平原太守，……徵拜尙書，使典定舊制，拜爲司直。』

郭賀傳：『以司徒掾累官尙書令，拜荊州刺史。』

馮勤傳：『以郎中給事尙書，拜尙書，尙書令，大司農。』

鄭均傳：『以公車特徵，拜尙書……乞歸，拜議郎。』

趙謙傳：『以故司徒爲尙書令。』

馮衍傳：『子豹，以武威太守徵爲尙書。』

邳惲傳：『子壽，以冀州刺史三遷爲尙書令，擢爲京兆尹，以公事免，復徵爲尙書僕射。』

襄楷傳：『詣闕上書，上卽尙書問狀。』

郭伋傳：『以雍州牧轉尙書令，出爲中山太守。』

樊宏傳：『準……宏之族曾孫也。……爲河內太守……以疾徵……三轉爲尙書令，光祿勳。』

馮魴傳：『（孫石）遷太傅，與太尉東萊劉喜參錄尙書事。順帝旣立，石與喜皆以阿黨閤顯江京等策免。』

鄭弘傳：『淮陰太守四遷，建初爲尙書令。舊制尙書郎補縣令長丞尉。弘奏以爲臺職雖尊，而酬賞甚薄，請使郎補千石令，帝從其議。出爲平原相，徵拜侍中。』

左雄傳：『徵拜議郎，……拜雄尙書。再遷尙書令。遷司隸校尉。初雄薦周舉爲尙書，舉旣稱職，議者咸稱焉……坐法免，後復爲尙書。』

左雄傳：『案尙書故事無乳母爵邑之制，唯先帝乳母王聖爲野王君。』

左雄傳：『是時大司農劉據以職事被譴，召詣尙書。』

左雄傳：『每有章表奏議，臺閣以爲故事。』

周舉傳：『轉冀州刺史，……司隸校尉左雄薦舉，徵拜尙書。』

黃瓊傳：『拜議郎，稍遷尙書僕射。……遷尙書令，稍遷太常。』

韓詔傳：『尙書選三府掾能理劇者，乃以詔爲羸長。』

陳寔傳：『（潁川）太守高倫，被徵爲尙書。』

陳紀傳：『豫州刺史嘉其至行，上尙書圖象百城以厲風俗。……拜太僕，又

徵爲尙書令。』

李固傳：『公卿舉固對策曰，……又詔書禁侍中尙書中臣子弟，不得爲吏察孝廉者，以其秉威權，容請託故也。而中常侍在日月之側，聲勢振天下，子弟祿仕曾無限極……今可爲設常禁，同之中臣。……今陛下之有尙書，猶天之有北斗也。斗爲天喉舌，尙書亦爲陛下喉舌。……尙書出納王命，賦政四海，權尊勢重，責之所歸。……今與陛下共理天下者，外則公卿尙書，內則常侍黃門。』

李固傳：『舊任三府選令史，光祿試尙書郎，皆特拜，不復選試。』

杜喬傳：『爲太尉……冀屬舉汜宮爲尙書。喬以宮臧罪明著，遂不肯用。』

史弼傳：『弼由北軍中候遷尙書，出爲平原相。』

史弼傳：『父敞順帝時以佞禱至尙書郡守。

史弼傳：『裴瑜位至尙書。』

盧植傳：『爲侍中，遷尙書。』

皇甫規傳：『爲度遼將軍……徵爲尙書……遷宏農太守。』

陳蕃傳『稍遷拜尙書……徵爲尙書令……免……徵爲尙書僕射……以蕃爲太傅，錄尙書事，諸尙書畏懼權官，託病不朝，蕃以書責之。』

陳蕃傳：『永康元年，竇后臨朝。……蕃爲太傅錄尙書事，……（爲宦官曹節王甫等所殺）。』

陳蕃傳：『上書曰，「陛下宜割塞近習豫政之源，引納尙書；朝省之事公卿大夫五日一朝。」……不納。』

樊準傳：『帝幸南陽，準爲功曹召見。帝器之，從車駕還官。特補尙書郎，再遷御史中丞。』

徐防傳：『舉孝廉爲郎，辭貌矜嚴，占對可觀，顯宗器之，特補尙書郎，職典樞機，周密畏慎。奉事二帝，未嘗有過。和帝時稍遷司隸校尉。』

左雄傳：『廣陵孝廉徐淑年未及舉，臺郎疑而詰之。』

黃瓊傳：『尙書周永，昔爲沛令；素事梁冀；幸其威勢。坐事當罪，越拜令職。』

王允傳：『拜太僕，再遷，守尚書令。』

黨錮傳序：『初桓帝爲蠡吾侯，受學於甘陵周福，及卽帝位，擢福爲尚書。』

黨錮傳：『劉淑……拜議郎……再遷尚書，建議多所補益，又再遷侍中。』

又：『杜密……太山太守……去官，……桓帝徵拜尚書令，轉河南尹。』

又：『劉祐……初察孝廉，補尚書侍郎。閑練故事，文札強辨；每有奏議，應對無滯，爲僚類所歸。除任城令。……河東太守。……再遷延熹四年拜尚書令，又出爲河南尹。』

又：『魏朗……出爲河內太守。……尚書令陳蕃薦朗公忠亮直，宜在機密，復徵爲尚書。』

又：『尹勳……邯鄲令，……五遷尚書令。』

又：『羊陟……冀州刺史，……再遷虎賁中郎將，城門校尉，三遷尚書令。……拜陟河南尹。』

又范滂傳：『尚書責滂所劾猥多，疑有私故。』

又：『滂繫獄，尚書霍諝理之。』

竇武傳：『（宦官）召尚書官屬，脅以白刃，使作詔板，拜王甫爲黃門令。』

何進傳：『尚書得詔敕，疑之，曰請大將軍出。』

鄭太傳：『以公業爲尚書侍郎。』

孔融傳注引典略：『路粹建安初以高第擢拜尚書郎。』

荀彧傳：『及帝都許以彧爲侍中守尚書令。』

董卓傳：『集議廢立，百僚大會……尚書盧植獨曰：「昔太甲旣立不明昌邑罪過千餘，故有廢立之事。今上富於春秋，行無失德，非前事之比也。」卓大怒，罷坐。』（植以故北中郎將徵爲尚書，見本傳。）

董卓傳：『及其在事，雖行無道，而猶忍性矯情，擢用羣士。乃任吏部尚書漢南周璆，侍中伍瓊，尚書鄭公業，長史何顥等。以尚書韓馥爲冀州刺史。』

又：『催汜等更以（賈詡）爲尚書典選。』

又：『使侍中劉艾出讓有司，於是尚書令以下，皆詣閣謝。』

劉表傳：『劉光，尚書令。』

劉矩傳：『太尉胡廣舉矩賢良方正，四遷尚書令。』

周紆傳：『召司隸校尉河南尹詣尚書譴問遣劍戟士收紆。』

陽球傳：『舉孝廉拜尚書侍郎，閑達故事，其章奏處議常爲臺閣爲崇信。』

又：『遷將作大匠……頃之拜尚書令。』

又：『球出謁陵，節勅尚書令召拜，不得稽留尺一。』

孫程傳：『迎濟陰王立之，是爲順帝，召尚書令，僕射以下從輦。』

曹節傳：『節遂領尚書令。』

戴憑傳：『帝卽飭尚書解遵禁錮。』

張馴傳：『徵拜尚書。』

周澤傳：『孫堪，徵爲侍御史，再遷尚書令。』

李育傳：『再遷尚書令。』

黃香傳：『拜尚書郎……拜左丞……累遷尚書令……後以爲東郡太守。……

復留爲尚書令，增秩二千石。』

劉梁傳：『召入拜尚書郎。』

周嘉傳：『舉爲孝廉拜尚書郎。』

陸續傳：『祖父閔，建武中爲尚書。』

李郃傳：『五遷尚書令。』

樊英傳：『令公車令導尚書奉引賜几杖。』

單颺傳：『爲漢中太守，公事免，拜尚書。』

周黨傳：『乃著短布單衣，穀皮綃待見尚書。』

王霸傳：『建武中徵到尚書。』

漢陰老父傳：『尚書郎張溫異之。』

東夷高句驪傳：『（宮死），子遂成立，姚光上言欲因其喪發兵擊之，議者皆以爲可許，尚書陳忠曰：「宮前桀黠，光不能討；死而擊之非義也。」』

綜以上各條，關於尚書的職任可歸納出下列的幾件事：

（1）尚書的職守

a. 最初尚書爲管天子筆札的官，屬於少府，

- b. 因為管筆札，成為給天子下詔令和保管檔案的官。
- c. 內朝和外朝在武帝以後有了分別，於是內朝的定案便從尚書臺通過，再下給三公。
- d. 尚書的任務加重，於是昭帝以後，當政大臣加上領尚書事銜，來處理國家的政務。
- e. 宣帝為防權臣的擅權，更由中書處置尚書的文件。劉成帝時始改。
- f. 光武以後將內朝的官職多歸裁併，專任尚書。此時宰相的職務也成為具文。
- g. 東漢的晚期，宦官的中常侍和小黃門又成了新的內朝，控制着尚書臺事。

(2) 尚書的選任：

- a. 尚書令由故三公，九卿，將作大匠，侍中，尚書僕射，尚書丞，州牧，太守轉任。

尚書令轉為三公，九卿，司隸校尉，三輔，太守，諸侯相及刺史。

- b. 尚書僕射多由尚書轉任，或有由議郎及三公屬轉任。

尚書僕射多轉任尚書令，但亦有為諸侯相的。

- c. 尚書以故將軍，侍中，議郎，侍御史，三公屬，北軍中侯，博士，太守縣令轉任，或以尚書郎累遷。

尚書轉為尚書僕射，侍中，司隸校尉，三輔，太守，諸侯相，侍御史。

尚書令在西漢已有由九卿來領職的。不過在西漢時其例尚少。到東漢時，尚書令作三公，三公作尚書令，已經不算希有的事了。尚書本來只管章奏，但到了東漢，朝中的詢問，糾舉，辟召，以及一切的國政，原由丞相和御史大夫擬議的，現在都完全歸入尚書之手。這就是『雖置三公，政歸臺閣』。

尚書和中書的關係，各書中頗有含混不明的。續漢志說：『尚書令一人千石，本注曰：承秦所置。武帝用宦者，更為中書謁者令，成帝用士人，復故。』通典卷二十二便成着這個說法，以為『漢承秦置尚書，武帝游宴後庭，始用宦者為中書之職，成帝罷中書宦官，置尚書五人。』又；『成帝去中書，更以士人為尚書。』照此說來，漢初本有尚書，到武帝時改為中書，成帝時纔恢復尚書

的制度。今按漢武帝以司馬遷爲中書令，在太始年間，司馬相如傳的『尚書給筆札』，應在元光以前；史記三王世家的守尚書令在元狩六年；雖不足爲武帝時未曾改尚書爲中書之證，但張安世爲尚書令；卻在武帝的晚期；並且昭宣元三代的尚書也並見前引，可見說是成帝時纔恢復尚書；是不足爲據的。

這裏誤會的原因，是由於石顯傳說：『望之……以爲尚書百官之本，國家樞機，宜以通明公正處之。武帝游宴後庭始用宦者，非古制也。』蕭望之傳說：『望之以爲中書政本，宜以賢明之選，自武帝乃用宦者，非國舊制，白欲更置士人。』成帝紀建始四年：『罷中書宦官，初置尚書員五人』百官公卿表：『建始四年更名中書謁者令爲中謁者令，初置尚書員五人。』據這幾段的表面文字來看，當然是武帝置中書宦者來代替尚書，到成帝時重置尚書五人，但據其他的材料看來，卻不如此簡單（見前引），武帝到成帝時，尚書有令一人，僕射一人，尚書四人。此時另外有中書令一人，中書僕射一人。中書所管的，仍是尚書的事，所以在石顯傳稱爲『尚書百官之本』而在蕭望之傳，則稱爲『中書政本』。可見中書並非獨立於尚書之外的。至成帝時『初置尚書員五人』是在四人之中，加多一人，成爲五人。並非至此纔初置尚書。

至於劉向傳所說：『（石）顯幹尚書事，尚書五人皆其黨也』一事，在元帝時不應有尚書五人，或連僕射而言，總爲五人。因爲僕射也是秩六百石，和尚書相同的。又按百官公卿表『建昭元年：尚書令五鹿充宗爲少府』（在賈捐之傳中言其爲尚書令事，在朱雲傳中言其爲少府事，和石顯是同黨的。）劉向傳所說，應在初元時，此時五鹿充宗或已爲尚書令，或仍作尚書，未能明晰，然從五鹿充宗事，也可以知元帝時尚書的人選了。

三國魏黃初元年，曹丕改祕書爲中書，以劉放爲中書監，孫資爲中書令；是爲後世中書省之始，雖然其名和西漢的中書相同，其內容卻是不同的，

（丁）將軍

將軍和大司馬一職，在孟康所說是屬於中朝。而錢大昕三史拾遺則稱：

衛青霍去病雖貴幸，亦未干丞相御史職事。至昭宣之世，大將軍權兼內外，又置左右前後將軍，在內朝預聞政事。

在漢代除大將軍以外，尚有車騎將軍（金日磾，竇憲，鄧騭，閼顯，何苗。）衛將軍（張安世，王商。）驃騎將軍（王根，董重。）皆輔政重臣，各置幕府，有長史，從事中郎，功曹，主簿，議曹，司馬，軍司空，武庫令，軍市令，校尉，等。而出征時大將軍管五部，部校尉一人，軍司馬一人；部下有曲，曲有軍侯一人；曲下有屯，屯長一人。又有假司馬，假侯，皆爲副貳。其別營領屬，爲別部司馬。又有將兵長史之類。此篇不擬詳述，擬在『漢代幕府考』一文中論之。

關於外朝諸官，本篇亦不擬詳述，擬另作『漢代公卿考』一文。現在止將內朝和外朝的關係大致說一下。在丞相和御史大夫的時代，丞相是非常重要的。雖然用行政無所不統，但大體說來，京師之事有九卿直接天子。郡國之事卻由丞相統率。丞相五日一朝天子，若有政事，丞相具奏以聞，亦得引見。所以外朝以丞相爲主，而丞相實天子（治者）和郡國（被治者）的聯繫。漢代郡守和國相，雖然對天子而言是被治者，但在施政方面，還有比較大的自由，所以天子止要安心清靜無爲，丞相對天下事舉其大綱，是不太困難的。因此自高惠文景以還，用不着內朝外朝的分別。

到了武帝時代，丞相和郡守國相之權雖然尙仍舊貫，但天子方面對於丞相的壓力增加了。天子方面的壓力，便自然形成了一個集團，便是內朝，內朝結論總匯的所在，便是尙書。在這種狀況之下，尙書的組織便會龐大起來。

然而丞相府還是一個完整的機關，內朝的成立使得若干國家大計被內朝奪了去。但習慣上的用人行政，總還保持一貫的成例。到了司徒，司空，太尉，三府成立了，一個有力的丞相府再變成沒有力量的三個府，尙書臺接受了丞相府的事權，三府只成了一個承轉機關。尙書和侍中官位隆重了，尙書和侍中關係疏遠了，於是新的內朝，中常侍和小黃門，隨着起來。